

天  
龍



910.  
911  
H3H

# 史記新序

許嘯天

史記在國學上，早已取得相當的威信——尤其是在文學領域裏，佔有相當的地位。況且輔身也佔有二千年的歷史，（註一）在著作界享有老前輩的資格。我們對於牠，似乎祇有絕對的信奉，無所用其懷疑，亦無所用其批評，更無所用其整理。如今生在他——指史記著作者——二千年以後「不學無術」的我，居然對於這史記懷疑起來，由懷疑而批評，由批評而整理。在這地方，固然是我應該向史記的讀者和史記的著者告一儆罪，但是我之所以敢於對史記而懷疑者，却也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抽象的）我認為無論一種制度或一種學術，牠的進步，完全以懷疑為動機。由懷疑而批評，由批評而改革，由改革而進步。不論他的懷疑確實不確實，祇叫有疑，便有批評的價值，有改革的動機，而有求進步的機會。愈懷疑愈好，懷疑的人愈多愈好——這或者也是「集思廣益」的意思——我根據了這個理由，也不問我的懷疑確實不確實，我便居然對於史記懷疑起來了。

第二個理由（是具體的）我對於史記固然有一部分懷疑；但是我對於史記的對方——讀者——尤其是大大的懷疑。這明明是一部史書，爲什麼從來的讀者，大多數拿牠當文學書（註二）去欣賞諷誦，而絕少拿牠當歷史書去研究考證？這不是也值得懷疑的麼？史記的筆法，果然是極好的，但牠確實是一部有實質的史書——而且是一部最古，包涵「歷史原子」最豐富，最有研究價值的史書（註三）和假設事實，專重情感——小說韻文等——的純文學文到底不同。我們總不該抹殺牠的本質而祇欣賞他的皮毛，轉而放棄了讀者的義務——就書的本質上下研究工夫而發生疑點，是一切讀者的義務。

雖然，自來史記的讀者也有下研究工夫和發生懷疑的人（註四）但是他們的結果，和我所研究所懷疑得到的結果不同。他們大都在文字上研究研究，在歷史的本身上考證考證，不肯用進一步的工夫，研究過去以供現實生活的參證。如今我把史記加以思想上的整理以後，預期有兩種結果：

- 一，從此以後，一般讀者，肯拿讀歷史的眼光去讀史記；
- 二，從此以後，史記的「歷史原子」能供我們爲現實生活的參證。

這兩句概括的話，未加解剖以前，還有兩個問題須研究。便是：

一、什麼是史？

二、什麼是史書？

（註一）太史公自序文裏說：「……遷爲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這部史記是太史公在縲紲之中著成的。漢太初元年，合西曆紀元前一〇四年；至今爲二〇二八年。

（註二）四庫書目裏，儘管把史記收爲正史類，張之洞書目問答儘管把史記列在二十四史之首；但是後人大多數總拿他當文學書讀，不願拿他當歷史書讀。總說：「龍門筆法——司馬遷生於龍門——如何精嚴，與左傳、國語、國策、漢書同爲後生修文者不可不讀之書。」歸方吳王——歸震川方望溪吳攀甫王世貞——四人居然把一部史記作八股文看待，拿他肢解開來，評評說說，圈圈點點，弄成一部死的模範文。梁任公也說：「……稍爲熟誦，以資學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見梁啓超著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從這幾點地方，可以證明從來的讀史記者，大多數拿牠當文學書去欣賞諷誦，而絕少拿牠當

歷史書法研究考證。

(註三)「歷史原子」這個名詞，也許是我創造出來的。凡是體質，都由原子結合而成；祇叫是實質，總有結構成實質的原子，決不是空空洞洞能夠成功一個實質的。我認爲人類的演成歷史，也有他所以能構成歷史的原子；歷史的原子是什麼？是一種制度的創造和改革，一種學術的成熟和流行，一種機械的發明和施用；此外如朝代的更換，戰爭的影響，人民的移轉，英雄聖賢的產生等等。於時代的過去未來，都有因果的關係；都有演成歷史的價值。倘然除去這種種，還成什麼歷史？所以我把這種種定一個概括的名詞，稱他爲「歷史原子」。

(註四)如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史記索隱三十卷，史記志疑三十六卷，史記三書釋疑三卷，史記三書正譌三卷，和崔適的史記探源等書，對於史記都有一部分的研究批評和懷疑。

什麼是史？

依我的見解：人類生活運動的陳迹，便是史。再看看別人的解說怎麼樣：

馬克斯 Marx, Karl (1818—1883) 的「階級爭鬥說」 Klassenkampftheorie 裏說：「一切的歷史盡是階級爭鬥史」——爲什麼有階級？這便是生活運動的結果。爲什麼要爭鬥？這便是生活運動。

他的「唯物史觀」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裏又說：「社會的經濟組織，是依着那個社會當底生產力發達的程度而定的。在用手車紡績的時代，有封建制度；在用蒸氣力的時代，就有資本制度。封建制度，資本制度，這都是自然的大勢發生出來的。」——所謂經濟組織，便是生活力的表現，所謂封建制度，資本制度，都是生活運動的結果。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金子馬治說：「歐洲之文明，淵源於希臘……蓋希臘國小多山，土地磽瘠，食物不豐，故多行商於小亞細亞，以勤勞爲生活。歐式文明之源，實肇於此。」——所謂文明，便是歷史的公積物，所謂行商，所謂勤勞，便是生活運動。

梁啓超先生說：「人類對於環境之不足，遂永無了期，歷史長在此中心物交戰的狀態中，次第發展。」——所謂環境，便是生活，所謂心物交戰，便是生活運動。

他又說：『史之開拓，不外人類自改變其環境；實言之，則心對於物之征服也。』——因為環境不適於生活，所以要改變，便是生活運動。

梁漱溟先生也說：『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生活又是什麼呢？就是沒盡的意欲，（ $\infty$ ）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他便是歷史的公積物。意欲的滿足是什麼呢？便是生活運動。

但是，歷史的過程，決沒有這樣簡單。你看他的歷程：

從生物進化而有人類，人類是有意志的生物；他得了生命以後，第一步的發展，雖然和別的動物同為生活上的運動，但是他的所謂生活，是廣義的，不和別的動物一般，僅僅求肉體上的溫飽而已。所以他除從穴居野處進化而為宮室，從茹毛飲血進化而為稻粱，從赤身露體進化而為衣裳；——這都是狹義的生活——以外，更進而定婚姻的制度，國家的制度，禮教的制度，土地的制度，法律的制度，經濟的制度，教育的制度，宗教的制度——這多是廣義的生活——因為要求這種種制度的適合，便有兩大宗發明：一種是學術的發明，一種是工具的發明。學術的發明，是求精神上的進步；工具的發明，是求物質上的進步。如今我們不問他種種制度是否完善，種種發明是否適合，但是

我們可以斷定他的制度，他的發明，都是求人類的進化，都是廣義的生活運動。人之生也，負有最大目的以與天地俱存。這最大目的是什麼？便是進化，便是求最廣義最適合的人類生活運動。梁啟超先生說：

我們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進化線」上頭不斷的做他們的工作。——國學研究會演講錄梁啟超演講的治國學的兩條大路

其實，我和我們的子孫，世世代代也在「宇宙進化線」上頭不斷的做他們的工作。他又說：

人類常感環境之變化，不能與己之性質相適應。對於環境之不足，遂永無了期。歷史長在此種心物交戰的狀態中次第發展。——中國歷史研究法（二一〇）

詹姆士威廉 James, William (1842—1910) 「機能的心理學」 Functional Psychology 裏說：

心理的生活，和生理的生活，有同樣的主要性質；兩種性質，都是使內部的關係，和外部的關係互相適應。——新文化辭書（四九〇）

所謂心生的適應，便是環境的適應；也便是發生種種制度的動機，歷史的立腳點。



「萬有理法論」Paralogism 裏也說：

這複雜無極的世界，有一定的目的；一切變化，不但是變化，且都是進化。歷史上之廢興成敗，完全是幫助人類進化的歷史，是人類理性發展的記錄。——新文化辭書（七一八）

他不是也承認人類是求進化的嗎？他最明瞭的一句，便是「廢興成敗，完全是幫助人類進化。」

人類要求進化便進化，決沒有這樣容易；必要經過種種試驗。所有一切制度學說，都是求進化的試驗；試驗得對，便進化；試驗得不對，不但不進化，還要退化。進三步，退兩步；歷史常在這螺旋式的進行線上走。所以世界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進化，歷史也還沒有終止。

梁啓超先生有兩句話，最能解說人類所以不能立刻進化的原因：

- 一、往往有動機極小而結果極大者，更有結果完全與動機分離而別進展於一方者；
- 二、進展時或被物的勢力所堵截而折回，或爲所牽率而入於其所不豫期之歧路。

因爲這兩種原因，所以進化試驗，常常不能得到圓滿的結果；而人類的大目的，一時不能容易達到。那史書也便可算得一本化學師試驗的記錄。

我們看看，中國人類過去的進化試驗是怎樣？

第一，是生活組織：這個是最狹義的生活組織，便是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的生活，更進而爲宮室衣服鑽木取火熟食和醫百草治病種種對於生命用正當防衛以抵抗天然侵害的組織。換一句話說，便是衣食住的起原。這種起原，在古史中隨處可見，不用我拿出例證來。——保護生命，本來是有生物最粗淺而最普遍的知識，也是人類在進化試驗中第一步的知識。

第二，是倫理組織：有生物既有了性命，便擔負綿延種性的責任；人受了性的逼迫，無形中也擔負了這個責任。不過人的性交，格外自由，他的流弊，不但落於亂交狀態，擾亂一切秩序；而且容易妨礙生理，發生危險疾病，反因此戕賊種性。因爲這樣，纔發明倫理組織去防止他。亂交的時代，人生而知有母不知有父（註五）有了倫理組織以後，便要人知道有父，更要人知道有姓。古人本來無姓，姓是帝王賜與的（註六）；但是倫理的組織，是要帝王主持的，姓也要帝王賜與的，所以帝王制度，是倫理組織的第一步（註七）；而朋友的結合，還在帝王制度以前。因爲有了朋友，纔有人羣；有了人羣，纔有帝王；有了帝王，纔有婚姻制度；纔有姓，纔有

家，纔有夫婦父子兄弟——飽暖思淫慾，自原人心理自然的步驟；也便是倫理組織的發源。所以倫理組織，緊跟，在生活組織後面。

第三，是宗教組織：人類初走在世界上，享用了一切自然界的供給，却不明白科學的作用；便發生迷信。第一步迷信的是天。以謂人類一切受天的支配，天的賜與——這個天是上帝。是天道是迷信的不是科學家所研究的天體——因此對於天十分尊敬，十分畏懼。便是一神制（註八）再進一步，迷信一物有一神附着，便成多神制。倫理成立以後，更進而有鬼神制，祖先制（註九）。

第四，政治組織：承倫理組織宗教組織以後，便發生政治組織。這政治的發動力，在古時都寄託在天子身上；這天子兩字，便是倫理宗教兩種組織的結合體。天是說他有天一般的權力；子是說百姓對他的地位，好似子女的對父母（註十）——這個天子是真實的帝王，不是倫理組織中所說的帝王；倫理組織中所說的帝王，或許是酋長，或許是一羣的首領，是未成形的帝王——有了天子，這政治纔有擔責任的人。雖說家天下是自利主義，但他的治國，也有幾分利他的作用；人類文化，也靠他進一程，這也許是進化試驗的一種方法。況且將來

的民主主義——民主政治——人治主義——社會主義——都靠這個君治政體而演進。

——君治，是政治組織的一種，且佔有很長的歷史，大概自秦以後便完成。（註十一）

第五，法律組織：在表面上看，法律是統治羣衆的一種利器；違法用刑，好似強者對於弱者的一種特權。（註十二）按到法律的原意，不但是無富貴貧賤，一律平等；進一層想，還好似專爲保護弱者而設。（註十三）況且法律的組成，是完全根據道德和習慣，是有社會性的，有公理的，是人類進化過程中時間最長的制度。（註十四）並不是一時帝王的私有物。

第六，經濟組織：人之初生，地廣人稀，經濟處於人力支配之下，予取予求，無所用其佔有，亦無所用其競爭；享之自然而有餘，亦無所用其組織。迨後人處於經濟支配之下，於是有競爭劫奪之事。爲免此種種衝突，乃有經濟組織。最早成立者，是爲土地制度。因萬物生於地，所有耕種畜牧漁獵，咸取給於是。然此項制度成立之初，尙爲一部分之公有。（註十五）迨後土地私有，而種種物質，皆成私有。於是有勞資種種的階級制度，而各項社會成立，一切工商實業，亦俱賴以發達。且爲異日回復公有制度——共產主義——之引導者。（註十六）

第七，軍事組織：人之初生，因爲要和禽獸爭飲食，要和天地爭生命，那時既沒有羣治的

制度，又沒有防衛的工具，祇好人自爲戰，求保存自己的生命——上古的人體格強健壽數延長也許從這一點上得來的——後來人事一天繁似一天，生計一天難似一天，人佔據的地方一天大似一天；不但是禽獸和人做仇敵，連人和人也做起仇敵來。因此，大家不得不犧牲一點利益，去共同擔負一種人的生活；這種人，有大家替他擔負了生活，他便專做保護人，替人爭鬪維持大衆安甯的事業。這個便是兵。兵做的事，便是軍事。雖然有許多野心的首領，常常利用兵力去爭奪個人的權利。但是奪得太利害，便要大鬧——戰爭——每一回大鬧以後，人民反得安靜，文化或許進一步（註十七）所以軍事組織，在一方面看來，是擾亂和平，摧殘生機的禍胎；但在又一方面看來，也許是消極的解決問題，企求和平，促進文化，調節生計（註十八）的一種辦法。

第八，教育組織：教育方法，是積極求世界進化的試驗法。從他的消極方面說，是希望養成適合時代的人格和技能，以維持現時代的文明；從他的積極方面說，是希望養成創造時代的聖賢豪傑，挾此世界進於大目的地。過去的聖賢豪傑，已是不少；他是否能帶我們這個世界到我們的大目的地去，雖不能斷定，但是我們這個世界，靠着他進步的却不少。（註十

九)而且現在和未來世界的進步，也靠着過去的聖賢豪傑的指導。(註二十)所以教育組織，在過去史上看來，是求世界進化積極的試驗法；而教育組織中所產生的聖賢豪傑，又是演成過去史蹟和未來史蹟的中心人物。

上面八條，雖說隨意寫來，泛泛論去，——此外零星的組織還多，我一時也來不及說。——但也是句句根據過去的史蹟說的。這不但是中國人類史的歷程，也便是世界人類史的歷程。什麼是史？以上種種，便是構造成史的原子。史是什麼？便是人類過去廣義的生活運動，也便是人類求達大目的進化試驗。我們要知道他試驗得對不對，便要細細地查考他各項組織的起原和經過，和變態，爲我們繼續試驗的張本。——這便是我們對於歷史應保持的態度。

(註五)我們一讀上古史，便見有「吞鳥卵而生」，「履大人跡而生」，種種寄託的神話；漢朝的學者，也說：「聖人無父，感天而生。」這都是古人生而知有母不知有父的例證。你想天下可真有無父而生的人？祇因那時男女落於亂交狀態，非不欲知，實無從知誰是誰的父親。所以古時契祇知道他母親簡狄生的，——詩經：「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帝便是契說簡狄吞玄鳥的蛋便生契。——稷祇知道他母親姜嫄生的，——詩經：「厥初生民，時維姜

嫫。——其實在母系時代，無父而生的，——也可以稱離父而生。——豈獨契稷兩人祇因契稷兩人成了特殊人物，到了後世父系時代，他子孫認做無父是丟臉的事體，便借道許多神話來裝幌子。

（註六）在母系時代既不知有父，那裏來的家？既沒有家，那裏來的姓？所以姓是人爲的，不是天與的，古時人的姓，是帝王賜與的。楚語裏說：

「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爲百姓。」  
周語裏又說：

「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妘……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  
左傳裏也說：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公八年

那時還是母系時代，所以最古的姓，有姬，姜，姚，姁，妊，嬴，姁……等字，都從女傍。又姓字從女從生，說文解釋「人所生也。」後來有因地賜姓的，因事賜姓的，姓愈多而婚姻制度愈完備。禮記大傳裏說：

「繫之以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所以一有姓而同姓不昏，實在是團結人羣整理人羣最好的方法；不但是家族制可以在這上面寄託，國家制也靠他建設起來。

（註七）最古的帝王制度，實在是會長制度；聯合各個體的人羣，有強有力者爲之長。會長爲便於整理人羣起見，便定家族制度。因家族制度日益鞏固，而帝王制度也日益發展，族長是一個小帝王，帝王是一個大族長。禮記大傳裏說：

「君有合族之道。」

郊特牲裏說：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帝王是天子，是替天行道的，所以天便是帝王。

大學裏說：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孟子裏說：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註八)人類初走到世界上來，思想十分簡單，一切都認是天的賜與和懲罰。這個天，便是上帝；這個上帝，便是一神；這個神，是有人格化的，是可以叫人尊敬畏懼而祈求的。於是宗教制度便成立。關於古人敬天的例證很多，我如今大略舉幾條在下面：

書經裏說：

「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泉陶謨

「惟動丕應，德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益稷

「先王有命，恪謹天服。」——盤庚上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如其台。」——高宗彤日

「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西伯戡黎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洪範